

1987年3月24-25日

筆名 何春蕤

題目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致胡同 (上) ()

原題

中國時報 人間 版

雜誌 卷 期 號 頁

重刊 1 2 3 修刪 小 大

收錄 書名 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台灣篇) 出版社 谷風

日期 1988年11月 日 頁數 77-94

備註

前言

1986年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在美國修博士學位，之前在著名女性主義者蘇珊·顧芭(Susan Gubar)門下受教的經驗，使我觀察到許多在女性主義學術化過程中浮現的、令婦運人士憂心的問題，包括菁英化、去運動化、排他化等等；換言之，當女性學術慶幸本身成功的逐步正當化、專業化的同時，美國婦運卻在保守的反挫力量中艱苦奮戰，這種並列是很諷刺的。沒有多久之後，我就注意到台灣的外文學界(目前活躍參與婦女運動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當時都尚未回台或任教)開始熱衷引介學術化了的女性主義批評，而且是以與運動沒有明確連結的方式來推廣，這個發展使我頗為不安，因此在假期間抽空寫了這篇文章，在文中明白的指出，與社會現實和婦女運動隔絕的女性主義批評只會走向學術的死胡同，文中暗示研究女性主義批評的人需要透過歷史的分析來認識本身學術發展與運動之間的緊密關係。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在1994年我提出女性情慾解放理論之後，居然被用來檢驗我的女性主義立場。抹黑我的人說這篇文章顯示我反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就是我反對女性主義——因此也就證明了我不是女性主義者，順便證明了我的女性情慾解放理論不是女性主義的。不過，像這樣的曲解在西方女性主義陣營中也屢見不鮮，八零年代性辯論(sex debate)時，一些與保守右派結合起來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也是這麼排擠那些開拓女性情慾空間的性激進派(sex radicals)女性主義者，說後者的女性情慾立場不是女性主義的，因此後者不是女性主義者云云。現在回頭看來，這些排擠的言論當然已成為歷史的笑話。在1996年的此刻重印這篇文章，我也考慮過是否重新用理論的語言來說明文中所蘊含對本質主義、對運動實踐、對結盟對象的說法，不過，或許我的其他出版文字已經足夠顯示我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此刻，就讓當年為報紙寫的半通俗文字呈現它自己吧。

自從去年三月中外文學推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以下簡稱「女性文批」）的專號以來，探討女性文批的各種文章湧入了市場，各方的反應也陸續在雜誌及報紙副刊的方塊文章中出現，一時間，女性文批似乎成了繼「解構批評」之後，目前台灣最新、最時髦、但也不一定最受歡迎的文學理論。

何春荪

引介性文章是台灣知識界最常見的文章，這種文章在知識的初步吸收過程中是絕對有必要的。但是一篇引介性的文章不應單介紹一個思潮的內容，而且應該討論為何那個學說會在某個歷史時刻與空條件下產生並受人重視，更進一步者還要分析那個學說與其社會實踐（即「應用」）有何關聯；否則，讀者接受的只是真空包裝分解縮過的理論大要，是個只有骨幹軀殼而沒有歷史沒有生命的抽象知識，這樣一來，引介的文章反而會造成作者所不願見到的反效果，即：一般讀者雖能知其然（皮毛的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來的。這樣的結果就是，也因此很難自己發展出己的人文社會理論。這種現象在「中心—邊陲」國家的學術分工關係中非常普遍。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想把各方學者已經引介過的美國女性主義時空批評重新放回它的歷史時空和客觀環境中，也只有這樣一個廣大的背景中，我們才可以大致了解它成形的條件、發展的近況及未來的展望，也才得以間接地分析其學說之內容及性質，以及它「移植」台灣的條件。

在此要說明的是，女性文批並不是一個宗旨明確、目標統一、組織嚴密，因此從事此種批評者因其不同的擇取、原則與價值觀，往往擇取不同的角度、手段及最終目的。本文中所討論的女性文批是指此中的主流派，重要人物有伊蓮·蕭瓦特、安奈特·克拉德尼、仙杜拉·基爾伯特、蘇珊·顧苔等人。

而要求了解文學與社會之關係；女性意識抬頭後，更覺察到大批男作家作品中描繪的平面或刻板女性形象不是慈母的形象，便是潑婦淫娃，與自身的經驗有極大差距，可是在教室中析解作品時，却從沒有人對這一偏差提出質疑。受傳統影響的女性學人於是以「經驗」掛帥，肯定本身感受的真實性與有效性，向男性沙文主義的作家提出挑戰，抗議男作家一貫扭曲婦女形象，也抗議學院中的文學分析故意忽略這種扭曲而只談作品內在意義與主題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女性文批早期的這種富於挑戰性的分析方法為女

版與發表的成果源源不絕，過去十年中的出版量遠超過有史以來的婦女寫作量。在這一點上，美國學術界職務雇傭及升遷的壓力不可謂不無貢獻。

女性文壇不但發表的論文聲勢驚人，壓過男性，連這方面的課也廣受學生歡迎，這當然有其特殊原因。前面提過文學系的女生是大多數，由於女學生本身的「先天優勢」——女性讀女性文壇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再加上女性主義已成流行的題目，要趕時髦，並顯示自己的見解，於是女性文壇在這些什麼，是解放了的新女性，就必須因此女性文壇在這些什麼，因此女性學生爭相選修婦女研究及女性文壇的課，造成人為患，連研究所的討論課

求在建制中保有合法的一席。此處重建了女性性別的文學傳統，找尋女性文學語言的特性，由擊壓性別壓迫轉為特異性，建立女性自主的文學世界，蕭瓦特的「她們自己的文藝」及基爾伯特與顧艱合編的「諾頓婦女文選」就是此中的佼佼者。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轉變，也可以這麼說：面對轟轟烈烈可能攪翻天的婦解運動局面，以權力分給婦解運動，男性宰制的社會結構為穩定因素，以權力分給為餌，容許特選的小部分女性改善地位及利益，以吸納女性具有擾亂性的隊伍成為主流的一部份，同時解除她們的武裝及敵對性。一方面可藉此顯示女性的地位已

人口的比例，於是在婦運高潮期間，女性教授逐年增加（雖然占教職總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小），這個就業的機會也鼓勵了更多女學生尋求更高的學位，以補充市場的需要。這些制度上的誘因實在是以女性文批及其他婦女研究在日得以在學院內生根的基本原因之一。

隨著婦運的發展，婦女意識的普遍覺醒不但使現在追求平等的政治、法律、經濟權利上，同時也改變了女性對周遭世界的認知過程。文學系中的女性在各種民權、婦解、反戰運動的衝激下，不能再滿足於出處而旁觀的新批評一方式來分析文學

對美國的高等知識份子來說，有了題目做論文，論文或甚至出書以後有刊物發表，或甚至出名，是打知名度的唯一必要條件。女性學及升遷至既有此大好機會穩住自身在學院內的地位，且可能進一步建立理論，成為一家之言，當然都不會放過，於是各大學及研究所的女性學系紛紛採取更新批評，轉向女性文化，採取與女性相關

的擴張，更不願失去自身學系的規定，更不願失去多身護佑主義的開明形象，多半讓出一些空隙給女學人發表論文，女性學批便在這夾縫中逐漸壯大。

遂逐漸穩固，名聲也已開立爲了表現學術多元及開放的形象，保住自己在此中得不見不易的少數民族優勢，更因爲本已的少數民族優勢，女工與建制的福禍與共，在文工批也走向制度化，由於游擊戰與正規學術發展了抗戰與批判的路線，一來大菜味太濃，容易得罪占大多數而且繼續類似政戰的男男同儕；二來似乎只批判別人而沒有自身的理論架構，與七〇年代後學文學理論不啻如三來整個美國的女權運動中產婦又獲得部分權益的妥協，不願喪失既得成果，故而逐漸加入主流，原先

前而提到過女性文批的課很受學生歡迎，但這也是表面的現象而已。選課的學生雖多，但幾乎清一色女性，是「自家入關起門來說話」，有人感嘆，「教室近三十

，發展組織，彼此建立姐妹
愛，制定戰略嗎？首先我們
要知道，學校也是社會的一
部分，當八十年代婦運明顯
衰弱不振時（下詳），學校
內的婦運也不會興旺，所以
在客觀現實上，學生不會感
覺到有什麼需要去組織婦女
學生運動，也覺得沒能力改
變現況，只有獨善其身了。
其次，女性文化慢慢走向抽
象化、玄學化，脫離現實，
根本就不適合在課堂上說什
麼運動戰略，要是學生說
這些東西，往往被人笑話；
另外由於學習制度本身所

他應該有很好的成果囉？事實上，課中幾乎和傳統的文學批評課內容相似，只談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只不過現在用與女性有關的事物做主題來作作品的一致性，既無與實際生活相連繫，也沒有紮實成地制定定論，決定方針。總之，女性文批成了另一門課而已，是女學生的點綴性學術活動。更有甚者，女性文批課變成了集體心理治療時間，大家高聲談論，慷慨激昂地談性別壓迫，但下了課便又成了普通學生，再也談女性主義及其實踐，這和有些基督教徒只有星期天在教堂內虔誠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行動與口號分離的結果。

但是為什麼這些學生不在

◎何春蓀

女性主義 文學批評 的死胡同

如果說女性文批逐步解除武裝，由集體的運動轉為個人事業的發展，那麼，那個更廣大更普及的美國婦解運動又如何呢？在這裡，我們必須審視一下美國婦解運動最近二十年來的發展及其歷史因素。

自六十年代以後，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領導主力逐漸落入主張在現存結構內改良的人手中，因此婦解運動就變成極為狹隘的女權運動，所爭取的目標也就由建制解體、婦女解放轉為爭取「平等權利」，美國婦運從此步上衰退失敗的命運。

為什麼會衰退失敗呢？美國的市場競爭結構中存在著兩種分配社會報酬的價值觀，一個是追求效率的價值觀，另一個是追求平等的價值

觀。這兩個價值觀雖然互相衝突，但在實際上却形成互補的關係，有用來穩定市場結構的功能。在美國經濟的順峯時期，追求平等的價值觀大大抬頭，並落實為補貼政策（福利、救濟等都是補貼）。這種補貼政策或平等政策是國家對市場機能的干預，主要著眼於加強國家本身的統治合法性，也為了保持市場需求不斷（因失業業者或窮人都可因補貼而有錢可花），有防止經濟崩潰的作用。但是當美國經濟日漸走下坡時，補貼對市場的干預就變成了障礙，生產力下降、投資減少、利潤率下降等現象都被說成是補貼政策帶來的惡果，因而讓市場自由運作的呼聲高漲，追求效率的分配價值觀與政策開始抬頭，而在前一時期中人們所爭取到的平等權利與福利就

會逐漸被撤回，這說明以美國婦運過去爭取到的等權利正逐一倒退的原限於篇幅，我不能詳論婦運衰退的種種事實，在另一文中再談。

美國的女權運動普遍受打擊，但女性文批卻院內蓬勃發展（至少未有此現象），這不是矛盾一點也不，因為女性已與實際女權運動脫節從事女性文批的女學女權運動中的精英份子（教育程度來看），她們學院之內，進行理論研討她們學術上的成就與來之不易，故多珍惜而不願大得罪男性同儕的型態是這樣的：一個文批者剛出道時用十個的語言及研究來進行在七〇年代奠下名聲，一旦在學院內找到工作，為謀求終身職，往往收斂鋒芒，在規矩矩，噤若寒蟬，後進女學生或謀職的出頭說話，而只告訴「我的工作來之不易，崗位上慢慢奮鬥，總學院外抗議示威來得

這樣的一個轉變正女性文批者缺乏團隊遠見，只考慮到個人未考慮到女性全體作團體所需要的互助與這種個人主義也透露文批者本身真正所認會團體，不是大多數結構中處於劣勢的女，而是學院中的精英，她們實在不配算作女者。

◎美國的女性文批

1987.3.25

中國時報〈人間〉

選擇固然給她們帶來某一程度的事業成功(不管多麼有限),她們所從事的文學批評也被同儕視為具有一定的學術理論地位,但是她們與婦解整個脫節,只追求符號層面的抽象分析,而不打擊性別壓迫,也帶來另一種困擾:男性的競爭。蕭瓦特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最明顯地表達了這種威脅的壓力;女性主義雖是女性為自身權益所作的自發式奮鬥,但蕭瓦特指出,目下愈來愈多男性介入女性文批(如美國目下最紅的文學理論家伊戈頓與柯勒等),似乎有一「讓大哥來教妳們如何做好女性文批」的意味,有鑒於男性學者之經驗、思考、及訓練向來超過女性一等,蕭瓦特於是憂心忡忡地警告女性文批者留心男性接手她們的行業。

蕭瓦特的反應很值得分析。如果女性文批真的是以為女性謀福利求解放為目標,則愈多人加入此一努力就應該愈好,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為女性的權利而戰的皆可視為同袍戰友,那就就談不上威脅了。問題就在於,蕭瓦特似乎認為只有女性才可從事女性文批,這裡的假設是:女性的經驗是無法溝通給男性的,因此只有女性才能為女性而戰,只有女性才有資格懂女性主義。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來,蕭瓦特擔心的只是女性終究不如男性,女性文批因此可能會被男性據為己有。這種心理充分反映出女性文批者雖口頭上喊「男人能,我們更能」,但骨子裡根本不夠自信,也反映出女性文批已成了另一個學術遊戲,任何人皆

可插手,再也沒有任何政治鬥爭性。蕭瓦特的恐懼只再一次顯示出女性文批者的真正最終目標不是為全體女性謀福,而只是推進個人的成就與利益,打著女性主義的旗號發展自我的事業而已。

此外,由於為了排斥男人加入女性文批,為了防止自己已被批判力較強的男性所批評,女性文批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著意發展出「女性經驗獨特」、「獨特女性語言」、「男人絕無法窺其堂奧」之類的理論,往往這類理論走向玄而又玄的境界,一點不能連繫實際。孤立女性經驗,就是在政治上孤立女性,這是政治運動的自殺。婦解若要有成就就必須「開大門,走大路」,團結社會上其他有被壓迫經驗的團體才行。女性文批的閉關自守,說穿了無他,不過是為了保住飯碗,想長期壟斷女性文批而已。

婦解運動是個群眾運動,女性主義是女性群體覺醒到自身所受政經、法律、文化、語言、意識等方面的歧視與壓迫後產生的集體意識與有組織的反抗性行動,它既不是個人存在主義式地認定自身價值的單一行為,也不是個人孤身反抗壓迫的個別舉動。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女性文批在抽象層面所做的個人努力,實在距婦解的理想甚遠。

女性文批的脫離現實除了和其個人主義與認同對象有關以外,也和其研究目標及方法學的假設有關係。許多女性文批者是在新批評的調教

下出師的(新批評在理論界的失勢是六十年代的事,但是教學方法直到今日仍不全脫新批評的框架,這主要是由於師資的新陳代謝及理論在教學上發展運用,和理論界的步調總相差數十年的緣故,因而女性文批者仍是在新批評的奶水中調教出來的),在新批評的意識影響下,對文學仍有一定程度的崇拜,看不出文學在社會結構中的邊陲性角色;後來她們因女性意識及意識分析的指點,雖然明白了文學所扮演的意識功能,却仍習慣於使用「文學」觀點及方法來分析文學。也就是說,她們仍然走某一個程度的形式主義路線,在文學作品本身的字面、意象、與主題之間的內在關係中找尋壓迫的痕跡,而很少實地探索文學作為一個社會建構是如何進行其意識功能的,基爾伯特與顧芭所寫的「閣樓瘋婦」式的分析便是此中的典型。

這種狹隘的研究方法固然和學術精密分工造成的短線觀點有關,但也反映出女性文批沒有充分和其他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如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史學等方面的女性主義研究)聯手作戰,彼此聲援,以「歷史—社會」的角度來研究文學。要想分析文學在性別壓迫的社會中所扮演的意識功能,而不去了解那社會及其各方面運作的機制,或不研究社會結構與它所產生的文學之間有何回饋及互補功能,是絕對徒勞無功的。這也就是女性文批主流目前走進的死胡同了。

在主流以外,美國也有不少女性文批者至今仍與婦解運動保持緊密關聯,而且她們的研究也是以婦解運動的整體目標為大前提與指標,可惜她們多半不受中產的主流女性文批者所容納,也在學院內及出版上遭受各種挫折與阻撓。關鍵就在於:這些非主流女性文批者(如莉安·羅賓遜、羅莎琳·考渥德、萊迪絲·勞德、牛頓及研究黑人女性文批的邦妮·辛摩曼等)要求徹底的改變社會結構以消除性別及種族歧視和壓迫,她們認為根本之道是必須取消男人宰制女人的建制,即父權家庭及一切支持父權家庭的建制;而主流女性文批者只希望寫些不關痛癢的理論文字,不但於建制無損,且可促進建制的開明容忍形象吧!

看清了美國女性文批的蓬勃現象的真正內涵,我想我們可以來看看女性文批在台灣有沒有橫的移植的條件。如果說在婦解運動頗為先進的國家中,女性文批也只落得如今的地步,我們可以想見,在沒有什麼婦解運動的台灣,它會如何地與生活現實隔絕了。

當然,如果我們只是要趕時髦,引進一個新的抽象理論而不管它的隱涵價值與假設,也不管它的歷史時空意義與功能,那麼我們當然可以為女性文批大張旗鼓,學學它的骨架,這種完全沒有婦解運動的女性文批可以在學院的真空中華生的。就女性主義的立場來說,有沒有這個女性文批在學院中,不是個根本問題。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發展婦解運動的條件。

(下)

黛博拉·桑克道爾和
女性主義文批的